

在磨鍊中成長

軍中生活雖艱苦，却在個人意料中

儘管在從軍的路上，間關跋涉，有時步行，有時可搭木炭車，驚險百倍，艱苦倍嗜。入營後的生活也比不上現在臺灣基地的部隊生活水準，但還是比我想像中的好了許多。加以我在出發前的鍛鍊和心理準備，對衣食住行，從無任何奢望，所以事實却使我常驚喜出望外。當留到後章再加敘述。這裏先把入營時的印象和觀感說一說。

我被編入青年遠征軍二〇五師六一四團的迫擊砲連。記得一輛運兵的大卡車把我們從貴陽接待站載運到離貴陽百餘里的貴筑縣麥家橋團部營地時，已是下午時分，夕陽開始西下，透過藍天的雲彩，把週遭的山岳丘陵塗抹得格外鮮明，好像是油墨未乾的風景畫。使我想起家人避難的新市渡山村，只是少了一條可以行舟的溪流，懷鄉思親之情直搗我心，不可遏抑。

這時雖已是初春，但山村氣候仍具寒意。我們從車上看到遠處山邊，到處都是穿着灰色棉軍服的青年羣，手持圓鋏十字鎬，在辛勤地開山闢路和美化環境。個個像生龍活虎般地在挖的挖、挑的挑；不時有雄壯的歌聲和號聲從山谷間傳出，在夕陽餘暉中飄蕩，好像一陣熱風，朝我撲來，又把那剛才懷鄉思親的兒

女情長吹散得無影無踪。

我們到達連部以後，每十六個人被編爲一班，有班長在等着接收我們。這些班長都是從正規軍中抽調來的優秀基幹。不但軍中生活和作戰經驗豐富，見識廣泛，而且體格和儀容都很不錯，制式動作也很標準。年齡都在三十上下，待人接物都好像受過特殊訓練。

我我班班長姓趙（已忘其名），是一個山東大漢，具有燕趙氣概。對待我們，十分週到而不失其威嚴。我現在還記得他對我們「訓話」的開場白，也很能表現其領導才能。當我們之中有些喜歡調皮搗蛋和開玩笑的人有侵他的尊嚴時，他說：「軍營便是家庭，我們都好像是叔伯兄弟，互相照顧愛護。但也有與家庭不同的地方，那便是『軍紀』。違反軍紀可與違犯家規不同。輕則被罰『兩腿半分彎』、『跑步』、『勞役洗廁所』，重則『關禁閉』，甚至『槍斃』。所以大家到軍營來，要把這點搞清楚。我們在平時私生活中，是兄弟；但在訓練、作戰方面，我是你們的班長，是軍紀的第一線維護人……」他這一頓不亢不卑的見面訓話，使大家聽得目瞪口呆，開始感到軍營生活的嚴格了。他也瞭解從軍青年中不乏藏龍臥虎，學問很好的人，如大學生，甚至中學、大學教師、公務員之類。他也曾以「如何把兵當好」爲題向大家發表睡前演說：「我知道諸位都是有學問的人，或自命有學問的人，學歷上我可能比不過你們，但當兵不是來比學問的，而是來比報國殺敵的技術和勇氣的。兄弟過去在臺兒莊大戰、淞滬會戰、長沙第二次會戰、常德會戰中都殺過日本鬼子，而且帶過三次花（受傷之意）。在這方面，經驗也許比你們多一點點……」他

的經歷自然引起我們敬畏之心。

班長當晚分配了我們的床位，吃飯桌席座位號碼。發給了制服、鞋靴、裹腿、牙刷、牙膏、針線包等等。一種別開生面的團體生活，於焉開始。一過便是年餘。

每一個「連」是由三個「排」編成的，每一「排」管轄三「班」，除連排長、連排附外，還有一個政治指導員和幹事，經理事務軍需的特務長，煮飯的伙伕、剃頭兵、傳令兵、號兵、文書上士等等，總共約二百人，成爲一個獨立生活、訓練和作戰的單位。以後年餘，除勝利後受軍官訓練曾改編一次，我經考選被編入六一四團程度最高的機關槍第三連外，都是在迫擊砲連同一模式生活中磨鍊。

如前所說，青年軍生活要比想像中好。不但衣物全新，伙食良好，無凍餒之虞，而且溫飽有餘。但初入營的幾個星期，由於生活習慣適應不易，我有些難忘的經驗。比如：我們一、二百人都是睡在竹子編紮的統床上，像沙丁魚似的一個緊接着一個。夜裏只聽到鼾聲四起，磨牙聲、夢囈聲，吵個不停，都是我未曾經驗過的。

好不容易剛剛走入夢鄉，天還未亮，號兵練號的單調聲浪，嘩嘩！嘩嘩！……嘩！……嘩！……嘩！……啼！……啼！……又從山谷間傳來，把我吵醒，一股冷風，從窗縫吹進薄被，張目四望，不見父母的慈顏，不聞兄弟的吵鬧，也聽不見雄鷄報曉，和犬吠屋外行人的家鄉情調，常使我鄉思潮湧，再也不能入眠。這時，我會默誦祖父和父親教我有關古人征戰，他們很欣賞的一些詩詞美句聊慰遠懷，如唐人王昌齡的「從

軍行」：「琵琶起舞喚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叫胡馬度陰山！」唐人王子羽的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和宋朝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障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還有唐人王維的「少年行」，也是我信口可背的：「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偏坐金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我現在便以「少年行」作爲這本書名。

另一件使我爲難的事是早餐吃稀飯。大家都知道湖南是魚米之鄉，尤其是濱湖一帶，人民都不作興吃稀飯，只有窮人家爲了省米，或病人、老人爲了容易消化才喝稀飯；或逢凶年歉收，外省人來湖南逃荒乞食，有錢人或政府才煮稀飯予以救濟，叫做「施粥」。所以我一直沒有吃粥或喝稀飯的經驗。戰時物力維艱，軍隊有稀飯和花生米作爲早餐，已屬不易了。這却給了我好幾個星期的苦難。滾燙的幾大桶稀飯散佈飯廳，每人排隊依次盛滿一大碗，值星官一聲「開動」的口令，大家喝稀飯的聲音，好像是決了堤的洪水發出的泛濫聲一樣，使屋宇爲之震動。看到人家把碗對着大嘴，用手轉動着碗，一口氣便半碗下肚，然後用筷子向花生米盤發動攻擊，有如機關槍的連發一樣，有連續十餘發而不停者，我們叫他爲美式湯姆遜衝鋒槍手，可連發三十餘顆子彈也。我因怕燙，斯斯文文地吮吸，又缺乏用筷子挾花生米的技術（因湖南不

產花生，很少以花生米佐食，僅以之作爲茶點待客），十五分鐘下來，離席的口令下了，還沒有喝完一碗。所以，起初的早餐，我總是不飽，整個上午都是餓著肚子上課出操。很後悔當年的準備工作做得不夠，才遭遇這種困難。好在午餐、晚餐都是四菜一湯，兩葷兩素，雖我也搶不過人家，但總可以吃飽。所以仍舊能感到滿足，士氣也很高昂。尤其想到前述當年見到有些部隊虐待士兵的慘況，和難民饑寒交迫的情形，更感到心滿意足和自身責任的重大。

入營不到幾天，在閱覽室看到舊報，知道我們出發地桃花江，在我們走後不久即被日軍佔領。原已到達貴州邊境的日軍，更有傾全力攻打貴陽，進逼重慶的態勢。我們奉到命令，要在兩個月內完成士兵戰鬥教育，這自然是熱血報國的機會到了。但當那緊張的訓練日程開始後，隨即發現自己的體力有些跟不上。一個四百公尺的荷槍戰鬥演習下來，簡直使我筋疲力竭。五十里的戰鬥行軍，也走得我氣喘如牛，腳板起泡。這如何能上前線殺敵呢？

於是一股湖南騾子的精神驅使我：「不向困難低頭！」「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路是人走出來的，力是人練出來的！」加上連排長的鼓勵和照顧，我加倍苦練，爬山、跑步、跳木馬、越障礙、翻單雙槓、操槍操礮，人家週末休息，我也去練。晚飯後，人家從事康樂活動，拉琴唱戲，散步聊天，我也去練，不到幾個月，我的體格大有進步，體力也顯著增加。不但可肩着步槍行軍不累，背着廿四公斤重的迫擊炮盤和行李包，居然也可以長途行軍了。至於操槍操礮，和

射擊比賽，我居然還當選爲連營團的代表，去參加全師的比賽。足證事在人爲。這種湖南騾子不信邪的精神或挺勁，經過我在軍中的實驗有成後，對我後來克服種種難關，通過上百的考試，拿到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考取外交人員高考，浮沉宦海十餘年而未滅頂，改業執教彼邦大學，深受學生同僚愛戴，當選優秀教授榮銜，都具有良好的影響作用。

手腦並用，術德兼修

約莫三個多月以後，士兵戰鬥教育很順利地完成。原是散沙一般的文弱書生，竟於短時間內訓練成了士氣高昂的現代化部隊。記得當時東南亞盟軍參謀長美國魏德邁將軍曾來貴陽視察我軍訓練，並發表演說稱：

「聽說你們都是在貴國受到外敵打擊最危急的時候自動從軍的，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有這樣好的訓練成績，我要向你們致敬致賀，我可從你們奮鬥的精神和士氣，看到貴國光明的遠景。……」後來，青年軍中流行着一句口號：「有我在，中國必定強！」證明不論是「客觀」或「主觀」，青年軍精神在當時確是一股民族復興的熱潮。

湘西和黔桂邊境的戰事因駐紮遠征軍的及時回國而趨於穩定。回國遠征軍的威儀曾使我對國軍的印象大爲改變，一掃我過去在家鄉看到的垂頭喪氣，甚至奄奄一息的軍隊印象。因而感到國家經濟工業的發達

，才可裝備和維護現代化的軍隊，乃能鞏固國防，消滅強敵。當時從緬甸回國的遠征軍大概都是美式裝備，個個身體強壯，雄赳赳，氣昂昂，儀容好，紀律好，談吐也不凡。他們乘坐十輪軍運大卡車，從我們營地經過，循西南公路直奔前線。須稍作停留時，則在曠野自搭帳棚，秋毫不犯，離去時，場地比原先更要清潔。鋼盔武器，都是擦得雪亮發光。也有的遠征軍是循空運回國的。連續幾個星期，每夜輪到我站崗時，總是聽到機聲隆隆，在黑夜的高空響起。隨即見到機翼閃爍的燈火，由遠而近，我便知道這是空運國軍的飛機。月黑風高，夜涼如水，想到抗日，我反而精神抖擻，熱血沸騰，壯懷激烈，也盼望能够及早參戰呢。遠征軍到達前線後，湘西捷報頻傳。頑敵受阻，我們得機喘息加強訓練，以配合政府反攻大計。行伍間盛傳着我二〇五師將循桂林、衡陽、長沙、武漢，沿江而下，直迫上海。許多家在淪陷區的官兵，無不喜形於色，有迫不及待的心情，恨不能立刻大顯身手，收復家園，使敵人屈膝於死難同胞的靈前，一雪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又由於課程表上每天上午加了一堂日文，敏感的官兵竟煞有介事地自認我們將是佔領日本的先遣部隊，一時士氣高昂到了極點。想不到幾個月前，寇軍還在我領土上橫行暴虐，狂轟濫炸，現在已到強弩之末了。真是天網恢恢，哀兵必勝。大家想得天花亂墜，好夢連床，交換着各種聽來的，或自編的新聞故事，也算是一種極大的滿足和樂趣呢！

青年軍的成員自然是很複雜的。以筆者所知來說，就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政府官員、社會青年等

等，而在學青年佔大多數，其中大學生比例也不少。社會青年中，成份自然比較複雜，教育程度也較參差。學術水準高的後來都成了政工幹事或教官，當局運用他們的學識來教育水準低的我們。一時英文、日文、政治學，經濟學等都排上了課程表，按時講習，裨益匪淺。各級隊職官，也可說都是一時之選，且多高階低用，降職屈就，以示政府對青年軍之重視。如我們師長劉安祺將軍便是從軍長職位調來。

除了上述學科的內容豐富外，術科和勞動服務也是受到特別重視的。每早起身，便是一小時的跑步或爬山，上午十時前學科講習，十時後野外教練，下午回營或週末，還得拿起圓鋏十字鎬披荆斬棘，以美化環境。原來的荒山僻野，不到幾個月，都變成了現代化的軍營，秣馬厲兵，軍歌不絕，實在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團體生活。

影響所及，在數十年後的今日，還依稀可以在個人的生活習慣，為人處事上找到痕跡。尤其是在遭逢困難或危機的時候，總有「戒慎恐懼」之心，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的鎮定功夫。那都只有受過良好軍事訓練的人才會有的。

哀兵巨彈屈倭奴，百年國恥此時休

隨着盟軍在歐洲戰場的勝利，我反攻軍事也加速整備起來，學術科甚至生活教育的內容和層面都有顯著的提高，除了原有的隊職官和政治指導員外，許多從軍校調來的教官，和大專教授們也紛紛應聘到營中

來講課，這顯然是政府有意重用青年軍，以應戰後建軍建國的需要，也就是前述傳聞我們很可能要代表國家去佔領敵國領土的由來。我師士飽馬肥，隨時待發。無如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第二顆原子彈毀滅長崎以後的一個下午，記得我連正打野外回營，特務長蕭政准尉將信將疑地向連長報告說，剛才從無線電廣播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不知確否。野外戰鬪教練過後疲憊不堪的我們，都好像吃下了興奮劑似的，連吃飯的心情都不能安定。待這個消息經團部證實，已經是傍晚時分。這一「興奮」，或者可說是「失望」的情緒，便爆發為軍中特有的一種狂風而不可遏抑。士兵們竟不由分說地把機槍和衝鋒槍等拿出來，對着天空和山谷盡情的發射，以發洩因敵人投降而產生的興奮情緒。迨皓月當空，夜闌人靜，同志們才陸續回營，開始編織著個人如何迎接勝利的美夢。我當時熟讀唐詩，得李益句：「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反復沉吟，雖無蘆管淒厲之聲，也未受降或佔領敵國，但望鄉心切，恐人人難免。我不禁高呼：「哀兵巨彈屈倭奴，百年國恥此時休！」對戰後國勢復興，充滿着信心和憧憬。無如戰後內亂繼起，轉徙流離，漸行漸遠，竟無機會一返家園，省視垂暮之祖父和雙親，和拜掃祖先之墳墓，良可慨也！

勝利的狂歡，像夏日的驕陽照射著祖國山河的每一角落，也照耀著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心坎。全國人口密集的各大城市，尤其是陪都重慶，從報紙上知道，都是通宵達旦，鞭炮不停地在慶祝。而我們却於三週後才有機會行軍到貴陽去參加省垣各界慶祝勝利的大遊行。我們這時已換上了嶄新的皮鞋和制服，已非常

年赤脚草鞋，衣衫襤褸的部隊可比了。個個身體健康，年輕氣盛，容儀煥發，鋼鐵一般的隊伍，在大街的石板路上走過，發出雄壯而整齊的脚步聲響，與羣衆狂呼吶喊的喧聲相應和，真是狂熱到了萬分，掩蓋了一切憂愁，也滌除了心頭百年來民族恥辱的陰影，民心士氣，高昂到無以復加，空前盛況，此後也未嘗再見，於今空留記憶而已。

記得就在全國狂歡的時候，也有許多有心人爲勝利的過早來臨而憂心如焚，我連上的那位政治指導員似乎便有這種表示。此人生長河南，大學畢業，學識和日文程度甚佳，平時上課，很得我們敬重。惜今已忘其名。他對勝利的降臨一直沒有表示過興奮或歡樂，相反的，只見他愁容滿面。他初步的反應，是在課堂上向我們解釋杜甫的一首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他說詩人是富有情感的，所以一聽到好消息，便喜極而泣，急着欲還鄉。然而他妻子管家，要張羅一切，便較理智清醒，知道不但搬家旅行，路途遙遠，困難多，還鄉後滿目瘡痍，要再建一個家，也是百廢待舉，談何容易。所以儘管聽到官軍收復故鄉的好消息，但一想到隨着還鄉而發生的各種困難，便免不了憂形於色了。老實說，我當時不但對他的解釋難置可否，即令現在也沒有對那首詩的背景細加研究。但印象深刻，至今難忘。後來，從報章特寫，知道最高領導階層當時對勝利的提早來臨，也是憂喜參半，甚至是憂多於喜的。這點，筆者後來曾特別提出叩詢家叔聖芬先生，他那時是最高領袖蔣主席的侍從機要秘書，經

常隨侍左右，草擬文告和紀錄演說稿等。就在蔣公正式發表勝利廣播，昭告國人「以德報怨」和痛訓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惡的歷史性場合，也是家叔隨侍去中央廣播電臺的。他的答覆也是如此，可知國人對勝利的狂歡，多是如詩人一樣的感情流露。但有心人或領導人一想到戰後復員建國的艱難，和內亂的隱憂，又如何狂歡得起來呢？

記得勝利後曾在電影院看到一段根據蔣主席勝利祝詞特製的新聞片，認勝利已消除了百年外患國恥，正是國家復興的良機。全國同胞在各行各業個人崗位上努力奮鬥，發展教育，人人有書讀，文盲絕跡；民智水準提高，倫理、科技、民主齊頭並進，造成經濟、工商、貿易的發達，人人豐衣足食，國家建設蓬勃成長，國防堅強無敵，真是一幅美麗的遠景，也可以說是人人的憧憬和夢想。無如，一切事與願違，內亂竟不稍待，燎原以起，勝利的果實，曇花一現，勝利的狂歡，瞬間變成內亂的淒涼。不到四年而大陸變色，數億人民淪於萬劫不復的紅禍中。此種原因，千頭萬緒，應為史家專論，非本書重點，日後有機會當從長分析。

和衷共濟贏勝利，分崩離析失江山

國脈斲喪驚心怵目

勝利似乎到臨得太快一些，政府並沒有來得及在戰場上充份使用青年軍的武力。十個師中，好像只有一個師參加了戰鬥。換句話說，我們雖然是在抗戰最危急的時候請纓報國，但在抗敵致勝的事功上却沒有具體的貢獻或建樹。當然，要爭取勝利成果，分享榮譽，如充當佔領軍等，也是很為難的。結果是政府決定戰後繼續予我們十個月的軍官教育，以提高我們的事業水平和報國能力。成為國軍史上的第一批所謂「預備軍官」。

在接受軍官教育這一段時期，可說是國家和個人生命的一個轉捩點。那段時期，正值全國公私上下都沉醉在勝利狂熱和重建家園手忙腳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被勝利沖昏了腦袋的時代。執政的國民黨各級軍政幹部，包括軍中一個兵的作者自己，以為仗是我們打的，勝利的成果當然歸我。一部份天下為「私」，和操守有問題而位高權重的人，更以為是苦盡甘來，發財致富，雞犬升天的機會到了。表現得最令人咋舌的方面是所謂「接收」。這是一項最複雜和艱難的工作。由於勝利的倉卒來臨，準備工作如法令規章的不夠完備，人員挑選和訓練的不週，結果大亂。接收人員中，不是沒有奉公守法，為國為民，忠心耿耿，潔身自好，甚至為國捐軀的，如張莘夫等接收撫順煤礦，被共黨殺害等等。這些好人，絕對佔大多數。但大部份人都是假公濟私，巧取豪奪，中飽自肥，把從敵偽方面接收過來的財產事業，利用案卷紀錄尚未建立，政府復員辦事程序還在草創時期，以偷天換日的方式，列入個人名下，成為私有，是所謂「覘收」。這小部份人破壞了政府和國民黨的聲譽，把人心喪盡。正如俗話所說：「一粒老鼠屎，污染一鍋湯。」大

部份忠貞爲國的國民黨人，顯然地受到這些人的牽連，而有苦難言，甚至一籌莫展。因爲那些曾在淪陷區域的人民，在敵僞統治奴役下過了八年非人生活，對祖國重光國土後的統治，期望特殷。因之，見到不理想的情形，失望也特別大。造成原已躍躍欲試的政客野心家，和伺機蠢動的中共八路軍等乘勢而起的反政府聯合戰線，使戰後復員建國工作，難上加難。

國民政府領導八年抗戰，在極艱困的環境下，組織國人，艱苦卓絕，終於贏得勝利，不但消除了無惡不作的日本軍閥，而且解除了列強對我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躋國家於五強之一的地位，其貢獻和歷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認的。但勝利後組織膨脹而趨於鬆懈，或不自檢肅，或謂「被勝利沖昏了腦袋」，或謂被反革命份子所滲透腐化，招致自誤誤國的責任，也是難以推卸的。

除上述「叔收」破壞了政府的威信和喪失了民心外，派系紛爭似乎也是破壞團結，抵銷力量的致命傷。在任何一个社會或一羣人裏，都不免有派系的存在。黨同伐異，也是司空見慣和自然的事。尤其是事關國家大事的政治，見仁見智，政見不同，作法各異，中外古今，殊無例外。尤其在民主已上軌道的國家，更須有異端的存在，彼此競爭，互相較量，甚至批評指責，選民才有選擇的機會，否則，便如一潭死水，久而不聞其臭，那個社會，便不會有進步，不會有創造發明，故步自封，千年依舊，如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個人缺乏批評，便會抱殘守缺，唯吾獨尊，自我陶醉，馴至盲目自大，剛愎自用，落伍腐敗而不自知，奚論統治他人！所以民主社會，必須而自然有派系和政黨發生，各以其政見策略爭取人民支持，以實現其

富國利民的宏願。不過，他們意見的不同應該是以富國利民為動機，而不應該以爭權奪利為目的。加以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能騙所有的人於一時，你也能騙少數的人於永久，但你絕不可能騙所有的人於永久！」這是美國林肯總統的至理名言，放諸四海而準的真理。明乎此，一個政治家或政黨，如果欲實現其政治抱負，也就是富國濟世的抱負，必須具有誠懇的心懷和品德，「誠」者仁也，不「誠」無物。「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所謂「仁政」，「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所謂天下，便是人心，人心向背的原因，大體上或原則上是相差不大的。所以仁的道理，關係政權的興廢隆污，和國家的存亡治亂。如孟子所說：「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見孟子離婁篇）所以孔孟一再強調「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又說：「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我國孔孟聖哲如此提倡的「仁政」，與古希臘政治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謂：「政治是美好生活的一切。」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西方政治上流行着一句格言：「誠實是最好的政策。」（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證諸人類歷史上的事實，那一個不誠實的政客會有好的下場呢？位高權大的美國總統如尼克森者，雖於一九七二年大選時，贏得五十州中四十九州的選票，但於「水門」事件揭露其欺人面貌後，落得身敗名裂，為人民所不齒。這就是「不誠」「不仁」，不保四海的好例證。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或現實政治上發現，殆沒有一個政治腐敗或不上軌道的國家，其人民生活會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美好」。

所以，政見的不同，政策和作法的各異，因而產生政治上的派系，只要是真正爲了實現救國濟世的宏願，而不是以自私自利、爭權奪利爲目的，也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諄諄提倡的「天下爲公」，原來是一件好事。那便是說，大家爭着報國利民，各顯神通，不是很好的嗎？既然是爲了報國利民，當自己的政見政策行不通，不實現時，便應該「讓賢」，要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胸襟。而不應該「戀棧」，更不可利用國家公器的政治去爲一己一派的權位興兵動武，草菅人命，殺人盈野，使國家萬劫不復。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在位時，政策遭遇了困難而一再自動下野觀變，都是「天下爲公」的好例。毛澤東當權後的排斥異己，清算鬭爭，三反五反，文化革命，就完完全是爲了保住護權的「天下爲私」。不要說將來史家會對他大張撻伐，就在他死後不久屍骨未寒時，他自己的同志、革命伙伴便開始鞭屍了。不但「四海」會保不住，連床頭人江青在他死後不到一個月便被關起來，後來被判死刑。這都是「不仁」的結果啊！

明恥教戰從頭做起

我嚕嚕嚕嚕地說這許多，原只是想分析戰後國民黨內派系鬭爭招致力量抵銷，予敵可乘之機的一個本質上的問題。照我上述邏輯，政見不同，產生派系，只要是誠心爲公，原非壞事；但戰後國民黨內之派系紛爭，據筆者個人觀察和感受，不是發生在「天下爲公」、救國濟世的動機上，而是發生在自私自利的爭

權保位，巧取豪奪，甚至是分贓不均的糾葛上。簡而言之，一般黨人戰後都有江山已非我莫屬的心態，勝利的成果也已瓜熟蒂落；民衆也都「箝食壺漿以迎王師」，那破破爛爛，殺人放火的「共產匪黨」還算得了什麼呢？所以當時參謀總長會大言不慚地發表自欺欺人的談話：「三個月肅清華北！」「半年內鞏固東北！」短視的政客們也會自我陶醉地描繪出一幅戰後五強之一的大國威儀。爲了掌握權勢，於是你把你的「人」安插到這個肥缺，他把他的「人」放上那個要津，一人入閣，雞犬升天，也不管「專長」、「學識」、「經驗」、「能力」，先把「權」、「位」佔了再說。這在一個昇平無事的時代還可抱殘守缺，尸位素餐，甚至有個別的貪污腐敗，也能掩飾而苟延殘喘。但像戰後那種民窮財盡，人民望治心切，對黨國重光國土後功高可感，一舉一動都爲人民雪亮眼睛所注視的時代，不要說是上述那種不理想的局面，會引人失望，愛之愈深，責之愈切，就是政府做得很好，勵精圖治，人民豐衣足食，民主自由迅速成長，如今日之臺灣，尚且不免有存心不良的野心分子，無中生有，爲難政府，攻訐執政黨的事實，所以戰後大陸局勢之趨於大亂，從純政治的觀點來看，似乎是難以避免的。國民黨內派系的紛爭表現得特別尖銳化的一面，是「黨」、「團」的裂痕。照常理說，這裂痕是不應該發生的。黨、團的思想和救國動機原都是很純正的，都應該以實現三民主義爲職志。黨、團的最高領袖也是一致的，如果都能不違背入黨入團的初衷，假如入黨入團的人曾有過救國救民，擁護領袖，實現三民主義的純正初衷的話，便應該「天下爲公」，和衷共濟，步伐一致，集中力量，克服戰後種種困難，躋國家於富強康樂之域。至於個人名位權勢，都是不會成爲問題的。無

如情形却反是。大圈圈內有小圈圈，小圈圈內又有所謂核心。口頭上都說要報國，要擁護領袖，但一牽涉到個人或圈圈的利害，便六親不認，拚個你死我活。那時你會發現這些人的心態如何，「國家」是他們的，「黨」、「團」當然是他們的，「領袖」也是他們的，不屬於他圈圈的人都沒有份兒。都非要排出權位，非要打倒不可。要不便得予以說服、征服，直到你在圈內宣誓效忠，成爲死黨，循規蹈矩，唯命是從，才肯罷休。這種紛爭鬧得最不像話的是行憲前的選舉，立委和國代的提名，都各擁後援自重，其沒有獲得組織提名，而自以天下國家爲己任者，馴至要以性命去爭取，以自殺相威脅，有的甚至戲劇性的抬着棺材到中央請願，可說是不顧一切，惟「權」、「位」是崇。這時，什麼黨紀，什麼報國，都已是空話。但這還不是傷害國民黨最厲害的一羣人。最厲害的要算那些「此處不容人，自有容人處」的投機角色。他們公然叫着「國民黨路不通，去找毛澤東！」也有含恨在心，秘而不宣，然私下與共方勾搭，頻送秋波，等待立功，機會一到，便原形畢露，這些人物，舉不勝舉，也值不得我把他們的名字提出，以免污染我的筆墨。

我國政壇的情形何以會如此之糟？從政的某些人物爲何會如此沒有立場和人格，喜歡弄權戀棧，黨同伐異，或朝秦暮楚，尸位素餐，到死方休呢？我想是與我國社會、經濟制度的落後與不上軌道有關。因爲經濟不開發，謀生之道有限，就業機會不多，乃造成「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一些比較幸運而受有教育的人，都走向仕途，擠進政府機關工作。一旦獲得朝廷恩寵，得了一官半職，便成了終身事業，於是不擇手段全神只貫注於「升官發財」，「天下爲私」的目標上去。什麼政見、立場、報國理想、革命初衷、道德

教育，都一股腦兒煙消雲散了。這也難怪，因為，你若是一位有守有爲、有政見、有作爲的人，便不免與人（尤其是上司當道）頂撞，不但官位難保，升遷不易，而且可能被貶謫放逐，或死於非命（歷史上例子千萬，舉不勝舉）。即令不被懲罰，撤職而不查辦，還你自由，社會上也找不到出路，連吃飯都成問題，很可能會迫你走上三閭大夫屈原的悲劇道路，枵腹行吟澤畔，終至投江自盡的地步。故蔣廷黻博士曾痛斥我國政壇上所盛行的「圓滑與應付」，認爲那會使民族中強者沒落，庸者高升，爲民族復興的大礙。其實這也是有其背景的。至於能像陶淵明、王陽明他們一樣歸隱田園，持志不懈，以著書吟詩自遣，卓然有成，流芳千古者，已屬不可多得也。

民主國家如美國的黨派紛爭也是自私自利，爭權奪位的。這是源於人類本性自私，好權好利，無人例外。但由於他們有法治成規，和政治制度，以及輿論的監視制裁，自私自利而傷害社會國家利益的行爲，很容易被揪出而受到懲罰。如美國副總統艾格紐，僅於州長任內逃稅九千多元，被報界發現報導後，即引咎辭職。尼克森因「水門」事件扯了個謊而身敗名裂。參、衆議員、州長等因納賄而去職受審，甚至身陷囹圄永不翻身的人，不勝枚舉。這樣其所屬的黨派便會受到牽連而影響形象，失去民心，則其候選人下次當選的機會便會減少，所謂「權」、「位」，都將成爲泡影。所以，彼邦的黨派紛爭，雖其出發點也是爲「私」爲「己」，但「制度」上不容許你以「私」害「公」，或假「公」濟「私」。你若明知故犯，以身試法，結果不是得不償失，便是身敗名裂，雖總統之尊，亦所不免，自然肆意犯法的官員便會減少，則人民

也便難有藉口和必要去打倒或推翻某人或某一黨派而揭竿起事，內戰不止了。因爲法制下每到定期，人民便有機會和權力投票，表示他們的取捨，這是何等的可羨可欽！我國因脫離專制封建不久，以實行民主法制爲理想的國民黨政權，一直在惡劣環境下與內外敵人戰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革命尙未成功，制度尙未確立，便因上述各種原因而失去了民心和支助，終至避難來臺，始得機改造革新，生聚教訓，從頭做起，得實現三民主義的部份理想，獲致歷史上空前的成就，替中國的前途，走出一條可行的道路，仍舊是值得讚許的。

政協和談原好事，怎奈各方無信心

和談幕後鬼影幢幢

戰後國民黨執政當局並不是沒有搞好國事的雄心和誠意。譬如爲求國家統一，再戰消兵，實現民主，建立制度，以策長治久安，曾在友邦美國的斡旋下，召集各黨派首領（包括共黨）和社會賢達、名流學者，舉行所謂政治協商會議。這從政治理論上看，讓大家提出國是意見，建立關係，溝通思想，甚至參與政府，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是使國家循民主方式走向統一的一條路。但由於各方缺乏誠信，又無制度審判和賞罰是非。尤其是中共方面，不斷利用和談機會擴充勢力。（註一：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周恩來在批判

劉少奇時，曾坦白地道出中共利用政協會議的內幕。他說：「我參加了舊政協，在舊政協開會以後回到延安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說得很清楚；毛主席說這個和平我們是拖延時間，便於我們積蓄力量，便於我們訓練軍隊。我們一方面訓練軍隊，另一方面搞好生產，第三方面要加緊土地革命，準備戰爭，這個精神就把問題說穿了嘛！毛主席還指示可以在政協決議上簽字，表面上說這個政協決議不錯……。」

無論如何，由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的「雙十協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的停戰令、一月三十一日的政協決議、二月的整軍協議、三月的東北停戰協議等文件的簽訂，使得中共軍事力量大大地增加。周恩來並不諱言經由談判所取得的軍事利益。他說：

「蔣在被逼下把戰爭暫時停下來了，在當時的協議中，不允許雙方軍隊移動，假使蔣不動，他的大部分軍隊還在西南，在華北的不多，的確打不起像過去五、六個月來那樣的大仗。所以當時我們簽了字。……我黨在當時也需要停戰整頓，特別在東北是日本投降後才搞起來的。就是在華北，過去也沒有這樣大，所以當時黨簽訂停戰協議是對的。這，一直到今天還成爲我們的鬭爭口號。」

「那時，和平就是要在我們這邊鞏固解放區，在國民黨統治區那邊動員人民。那時用和平方法實現我們的目的，可能性大不大？不大，但要試一試。……於是就有了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有了停戰協定，有了政協決議，蔣介石也簽了字，可見也是有可能的。這樣做，我們沒有吃虧。在這期間，我們的軍隊開進東北，不是勝利嗎？對大部解放區的鞏固，部隊的整理，也是有好處的。」

周恩來是中共派駐重慶的代表團團長，負責與國民政府進行談判，他上述的言論，正足以說明中共在當時對和談所持的基本態度，爲一面高喊軍隊國家化，一面擴充軍隊和地盤。有關中共藉機擴充地盤的例子甚多，例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宣佈投降後，朱德以「延安總部」的名義連發「七道命令」，表面上是全面展開進攻敵軍和偽軍，實際上是藉機擴充地盤和收繳日軍的武器。再如，當中共與國民政府正在重慶談判「軍隊國家化」之際，中共指令林彪率領三十萬徒手共軍潛入東北，一面接受蘇聯的軍事訓練和以日本關東軍繳交的武器裝備自己，一面配合蘇軍的軍事行動，阻止國軍對東北的接收並擴張其地盤。這項軍事行動，爲中共全面武裝叛亂奠定了有利的基礎。這也就是周恩來所說的一項「勝利」。

中共利用和談的手段達到許多政治目的。對中共而言，重慶會談和政協會談的舉行，確使中共從會議桌上輕易地取得了在戰場上無法取得的東西。

儘管表面上大家都是虛與委蛇，握手言歡，毛澤東甚至在前此一次酒會中，當衆舉杯高呼蔣主席萬歲。但大家都是心裏有數，各懷鬼胎，好像只是在應付友邦的好意，和蒙蔽人民的眼睛。所以這個會議也逃不出「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傳統，儘管簽署了一紙原則性的紀錄，但墨跡未乾，內戰烽火便燎原以起。

這種演變，雖在許多瞭解中國政治和國共歷史關係的人預料中，但這個會議委實會替戰後疲憊的中國人民帶來了一陣興奮和憧憬，也鬆懈了政府戡亂剿共的政策，無疑地影響了剿共軍事的士氣。當議案未能

成功地實施，內戰的槍聲響遍祖國的原野時，一般人民在共和其同路人的宣傳下，把責任一統括子推到政府當局的肩上，進一步破壞了國民黨的形象，以爲國民黨好戰。事實上，恰好相反，中共早已制定了以軍力推翻國民政府的藍圖。（註二：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澤東在給八路軍的祕密指示中曾說：「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爲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這一決策，可分爲三個階段來實施：第一、妥協階段：在此階段中，應藉自我犧牲，表面上表示服從國民政府，並奉行三民主義，但事實上這只是掩護本黨的生存發展。第二、競爭階段：以二、三年工夫，建立本黨的政治與武力基礎，並繼續發展至能與國民政府抗衡而破壞之爲止，同時極力消滅國民黨在黃河以北的勢力。第三、進攻階段：在此階段中，深入華中地區，建立根據地，割斷中央軍在各地區的交通，使他們孤立而失去聯繫，直至我們反攻力量已準備成熟，然後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領導地位。」此後八年，中共即完全遵循這一條路線行動，因而中共軍隊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與壯大。在抗戰初期，中共軍隊全部不過二萬五千人，日本投降後，中共軍隊已達到了一百四十萬的人數。八年間，中共軍隊的人數增加五十六倍，成爲一九四五年後奪取政權的資本。而政協會議後，中共軍隊包括野戰軍和地方部隊，已增加到接近二百萬人，那時的國民政府軍隊總數也只有二百五十萬人。由於中共這種擴張實力的方針是早就定了，因此，重慶會談與政協會議的任何協議對中共而言，如同廢紙。）但因他們在野，勢力較弱，到處裝出一副挨打的形象，引起人民，尤其是一般在校純潔年輕的大、中學生的同情，於是大規模的學潮在中共職業

學生發動領導和天真而富愛國熱忱的青年羣衆支持下，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大都市此起彼落，他們高呼「反內戰」、「反饑餓」、「反蔣」、「反美」的口號，造成罷課、罷工、罷市的混亂局面。

有知識的學者教授，和生活在象牙塔中的文人墨客，眼看着這種令人沮喪的局面，雖不盡是同情中共的思想作法，但無不感到政府或國民黨的統治無能。不是消極地感到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時期到了，便是積極地推波助瀾，火上加油，對政府和國民黨當局大張撻伐，說得頭頭是道，把國民黨襯托成了一切「罪」與「禍」的象徵。

曾記得我那時自青年軍復員後正在貴陽青年中學唸書，同學都是集資訂閱大公報和觀察雜誌等專門攻訐政府的報刊，其作者如羅隆基、費孝通、馬寅初、老舍、巴金……等等，都不是共產黨員，但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閱讀他們的文章，傳播他們的意見，在當時都被認為是一種時髦的、前進的表現。其他學校內，你若是國民黨員或其支持者，那簡直是落伍、反動，爲人所不齒。

國民黨召集政協會議的後果，從政治理論上看，很像一九六〇年美國大選前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森與民主黨候選人甘迺迪的電視辯論。尼克森當時以在朝的副總統被在野的甘迺迪攻擊得體無完膚，連招架都不易。結果是擔當了共和黨一切「失敗」的責任而落選。然而，這些「失敗」，不但有些完全是民主黨憑空捏造，如所謂「飛彈差距」(Missile Gap)，謂共和黨當政八年，造成了美國國防落後於蘇聯的危機。一大吠日，衆犬吠聲，人民信以爲真，羣相指責。甘迺迪當政後，却又經調查表示並無「飛彈差距」危機的

存在，然而這時尼克森已被打败，甘迺迪已入主白宫，人民投過票後，也便忘了這件事的影響了。甘迺迪在二次外交政策的辯論中，又攻擊共和黨政府對臺灣外島金馬政策的非是，認爲應說服中華民國政府放棄外島，以緩和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以便與中共謀和，減少太平洋區的火藥氣味。這也是很討好自由派人物和一般無知人民的意見。然而，甘迺迪當政後，並沒有表現出可以說服中華民國政府放棄外島的影響力量。金馬至今固若金湯，依然屹立在反共前哨，成爲中國大陸同胞企求自由民主的燈塔。

後來根據許多民意調查機構如蓋洛普、哈里斯、若頗等的測驗調查報告，那四次電視辯論對大選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每次都是對在朝的尼克森不利。這是很容易瞭解的羣衆心理問題。在朝者除非有顯著而具體的成就惠及人民，無懈可擊，則在野者必易於採取攻勢，譁衆取寵。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如果在朝者本身原已有了問題，再加上環境時勢的困難，則在野者自然更振振有詞，作不負責任的攻訐，開空頭支票，以高調僞善一時便容易騙取民心。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政治尚且不免有這種現象發生，況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國政治乎？

當時，正值八年艱苦抗戰之後，民窮財盡，滿目瘡痍，百廢待舉，即令全國人民團結合作，從事建設，許多困難都不容易克服。而中共却乘政府疲於奔命之際，破壞鐵路，爭取受降接收，造成社會的混亂。然後利用文人政客和無知羣衆不滿現實的心理，嫁禍於當政的國民黨。更以詭辯的馬列共產理論，襯以俄共戰後迅速復員的背景，接受俄共訓令支援，對中國人民作各種誘人的允諾，好像只要國民黨一倒，中國

人民便可過好日子，國家便可富強康樂，獲得真正的「解放」。他們甚至巧妙地運用高度攻心哲學和詭辯邏輯，稱呼他們的軍隊爲「人民解放軍」，官方報紙爲「解放報」，佔領區爲「解放區」，國號爲「人民共和國」。不滿現實和短視的人們，很顯然地都陷入這種邏輯的圈套，直覺地認爲共產黨一到，大家便會獲得「解放」，國家便是「人民」的了。所以，國民黨在那種情勢之下，簡直是啞子吃黃連，有苦難言，有口難辯！

一個幽靈遊蕩故國

中共在那種有利情勢之下，以在野的心理優勢，騙取人民信任，打垮了不如人意的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並不是他們所謂革命的「勝利」，實際上是他們「失敗」的開始；也不是人民獲得了「解放」，而是失去「自由」的開始。國民黨的忠貞份子和三民主義的信徒、自由民主的真實支持者，只要有一點辦法可想的，有路子可走的，都走了，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逃亡潮。留下來的，自然是最大部份的中國人民，包括中共的領導班子、幹部、忠心支持者、無知盲從者、幻想主義者、國民黨內不得志者、反美仇蔣者、無法逃走者。經過了三十多年的等待煎熬，不但中共過去所有開出的支票都沒有兌現，所有的諾言也都成了空；相反的，爲了保持既得的政權和利益，中共假藉革命之名所從事的整肅，在老毛所謂「不斷革命論」的詭辯哲學下，以三反五反、下放勞改、文化革命等方式所奴役、監禁、殺害、虐待的人，可說是全

民性的。他們的統治暴力是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無人可免。包括過去替他們打天下的元帥將校，如彭德懷、林彪、陳毅、黃克誠、羅瑞卿、黃永騰；替他們搖旗吶喊的左派文人如周揚、老舍、巴金；替他們在理論上撐腰的學者教授如馬寅初、費孝通、羅隆基；以及國民黨的許多叛將、政客如李宗仁夫婦（被江青毒死）、張治中等等。即令替中共打天下有功，擠入了最高領導班子的人中，也沒有受到他們「革命勝利」的好處，不是誠惶誠恐地尸於其位，便是被整肅改造而丟官黜職。最慘者還被處死獄中，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華南王廣東主席陶濤，都是不明不白地在獄中挨打挨餓而慘死；或是判處死刑，身陷囹圄，如劉少奇的愛人王光美、毛澤東的壓寨夫人江青、副總理張春橋、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姚文元。即令今日當權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也都是曾經被整得九死一生，僥倖生存下來的。他們的最高領袖毛澤東和周恩來，雖然生前沒有被整肅虐待，但也是生活在恐怖不安中。如林彪之「五七一」陰謀政變殺毛，江青之圖謀周恩來。毛死後被鞭屍貶謫，原先製造的偶像，又在後起者手下破壞無遺，其識拔的繼承人華國鋒，不旋踵也被整肅而丟官喪權。以上只不過是憑記憶信手寫出的一些真實故事和人物。當然，受害受苦最深者，還是全體中國大陸人民。這段慘史，已有千言萬語來自親受苦難的同胞，罄竹難書，容後補述。我生何幸，雖在生命歷程上遭逢過不少折磨，一部份是日本侵略者直接造成，一部份是中共革命間接所加。但我仍自感幸運，倖免了三十年來大陸同胞所受的苦難。每當我冷靜冥想：假如我也曾生活在中共統治之下，會是如何？或閱讀一些大陸作家的「苦水」、「傷痕」文學，如巴金的隨想錄、王炳章

的聲明、陶濤女兒描寫其父慘死的紀念文章、白樺的「苦戀」、日本文藝春秋訪問老舍夫人談及其夫投水自殺的報導、劉少奇太太王光美的自白或孫經軒「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游蕩」的長詩時，便會不寒而慄，全身起鷄皮疙瘩。現在把孫君的這首詩抄錄在下面，因為它似乎很溫和地說明了中共統治下大陸的情況，發人深省，值得全中國人民牢記在心。

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游蕩

• 孫經軒 •

原刊於陝西省的文學雜誌「長安」第一期

噢，人們，你可曾看見

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游蕩？

噢，人們，不要說

大地是這般秀麗，天空是這般晴朗

他，那個幽靈，就像一陣風，一縷煙

自由自在的游蕩在中國的土地上

他大模大樣地闖進農民的家裡

趾高氣揚地走進牧民的毡房

發號施令，驕橫不可一世

就像古羅馬凱撒大帝一樣

好像掌握着我們每個人的命運

我們的一切全都是他的恩典賜賞

噢，人們，你們可曾看見

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游蕩？

如今是二十世紀人類已進入原子時代

再談論幽靈，也許過於荒唐

但畢竟是一個可怕而又可悲的事實啊

他，那個幽靈，就像一陣風，一縷煙

正自由自在的游蕩在中國的土地上

他就像你的影子一樣追隨着你

你怎樣也無法擺脫他那無形的掌



他悄悄地吸吮着你的血液和骨髓

他支配你的行動，控制着你的思想

他可以隨意地扭曲你的人格

可以摧毀你美的要求，愛的慾望

只要他稍稍暗示一下

就可以長年累月地把你關進漆黑的牢房

他可以讓你活，活又活得窩窩囊囊

他可以讓你死，死後還要蒙受恥辱

總之，你是他的奴隸，他的臣民

你對他的權威不能有半點違抗……

噢，人們，你們可曾看見

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上游蕩？

也許你無法辨認，即使他就在你眼前

因為他像個魔術師，不斷地變換形象

一會兒，他穿着金絲織綉的龍袍

手持着象徵權柄的龍頭拐杖

一會兒，他穿上馬蹄袖的朝服

大搖大擺地走在金碧輝煌的宮殿上

如今，他居然又塗上了新油彩

穿上了時興的服裝

不過，無論他怎樣改頭換面，喬妝打扮

却遮掩不住裸露的屁股上烙下的盤龍圖像……

噢，中國，古老的國家，神秘的土地

你古老猶如你的長城，你神秘猶如你的象形文字

猶如你的木犁、紡車、水碾和那籐條的籬筐

你有那麼多的墓地、古塔和廟宇

那麼多的宮殿、聖物和祠堂

唯其你古老神秘，竟有那麼多的神話傳說

唯其你古老神秘，竟是神的故土，鬼的家鄉……

而我一個北中國的兒子

就是在恐懼裡誕生，在虔誠中成長……

噢，童年，那個可憐的童年

那個淒涼的村落，那間破舊的草房

我裹着一條破爛的棉絮

蜷縮在冰冷的土炕上

呆呆地望着那薰黑了的牆壁

漸漸地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我們感到了失望

我們原以為我們是生活的主人

可以快樂而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可是，我們却發現自己不過是顆「螺絲釘」

被緊緊地擰在一架鋼鐵的機器上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統計表上的一個數字

或者像一顆顆白子和黑子被擱在圍棋盤上

徒自有一個血肉之軀，一個會思考的腦袋

都不能表達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思想

可悲啊！我們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名詞

我們的天職似乎只是舉手和鼓掌……

對於錯誤與過失，我們原諒過

我們想，革命不是在大街上散步

滌蕩污垢的潮水總不免誤傷一些船隻和住房

這也許是我們不幸的天性

總是這麼天真這麼善良……

然而，我們畢竟是人

我們的大腦畢竟還有思想

我們終於發現

我們流血流汗，辛辛苦苦，以為在建造社會主義大廈

到頭來才知道蓋的是另一座可怕的教堂……

啊，人們，就在我們昏昏沉睡的時候

一個幽靈在中國的大地上游蕩

我永遠不能忘記，那個熱病流行的年頭

我回到黃河古渡的一個古老村莊

那裡是革命戰爭的搖籃

那裡有當年的革命保姆——樸實的貧農大娘

三十年別離，重又歸去

我想古老的村落早該是改變了舊時的模樣

不錯，村子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年老的早已躺進了墳墓，年輕的已是雙鬢染霜

樹枝頭懸掛着一個高音喇叭

牆壁上掛着一幅幅神的畫像

關帝爺威風凜凜地坐在虎皮椅裡

觀音娘娘坐在海水中的蓮花盆上

老壽星倒是笑嘻嘻地望着我

但我覺得他一點也不慈祥

桌子上有一塊寫着「天地君親師」的神牌

媽媽說，那是衆神之位，至高無上
當媽媽把三炷香插在香爐裡

我總是遠遠地跪着，不敢抬頭張望

晚上，我常常作夢，夢境裡煙霧繚繞

一會兒夢見地獄，一會兒夢見天堂……

這就是我的童年

小小的心靈裡裝滿了形形色色的神的形象

我覺得神是萬物之主，祂無所不在

就連那門前的老槐樹也透着神的靈光

災荒之年，我曾跪拜在烈日之下

閉目合掌，祈禱那萬能的冥冥上蒼

儘管我對神是那樣的虔誠

生活依然貧困，大地照舊淒涼……

啊！古老的舊中國啊，多麼可怕

一個幽靈在廣袤而荒寂的大地上游蕩……

我永遠忘不了那個沸騰的晚上

打谷場上照着朦朧的月光

我們站在紅旗下，第一次學唱「國際歌」

發誓說，不再要神仙，也不要帝王

就是那支歌，喚醒了我們麻痺了的心

使我們懂得了人的價值和力量

就是那支歌，成了我們的口號和戰鬥的旗

手拿梭鏢，赤着雙腳，走遍了中國的平原和山崗

就是那支歌，使我們忍饑挨餓，萬里迢迢

從長白山、太行山，一直打過了黃河、長江

就是學了那一支歌、一句口號、一個諾言

我們才用滴血的手臂托起了一輪太陽……

當那古老的宮殿，陰森的廟宇倒塌崩潰

紅色的旗在中國的晴朗的天空飄揚

我們像孩子一樣，流下了喜悅的眼淚

忘掉了以往的痛苦和憂傷

但歡快的日子，多麼短暫啊

從早到晚，傳出一陣陣歇斯底裡叫嚷

我走進每個家庭，不見了鬥神、財神和灶君的年畫

但家家戶戶却又供起了新的神像

當年的游擊隊長早已蒼老了

刻滿皺紋的臉上充滿了憂傷

他睜着一雙呆滯的眼睛，愀然地對我說：

「三十年重聚，我們倆該痛飲一場

可惜啊！紅海洋淹沒了我的菜園

連幾根蔥子、蒜苗也被拔光

人家說，那是資本主義的尾巴

是繁殖私有制的土壤……」

這一夜，我無法入睡，想了很多

心裡充滿了無限的悲傷

對養育了我們的鄉親，該怎樣說呢？

想起三十年前的許諾，我實在羞愧難當

該怎麼說呢？

推倒了三座大山難道是爲了修建另一座廟堂

燒毀了財神、菩薩，難道是爲了掛起新的神像？

……

啊，中國，古老的中國，神秘的中國

多神的中國，神話的搖籃，君權和神權的溫床

你有那麼多的廟宇、宮殿

那麼多的帝王陵墓

難怪總是有幽靈出沒，借屍還魂

你廣袤的疆土實在是一片繁殖封建制的土壤

有人說，小農經濟會繁殖資本主義

不！君權，神權簡直是根深蒂固

封建的堡壘怎能讓新的階級成長

我們誰見過資本主義？

它是個早產兒，剛躺進搖籃就被繩索捆上

中國啊，像一條巨龍能吞噬一切

它能同化一切，就像一個巨大的染缸

你不見非洲，美洲的獅子麼

它原本粗獷、勇猛是大森林的獸中之王

一旦到了龍的故土，竟被銅環鎖住了鼻孔

像看家狗，守候在衙門、宮殿的大門兩旁

啊，中國，我們親愛的中國

你需要新鮮血液，需要新鮮空氣

需要風，需要雨露，需要陽光

需要改造那散發着腐霉氣味的土壤

啊，中國，可怕的不是喇叭褲不是長頭髮

不是鄧麗君，也不是「拉茲之歌」

可怕的是古堡裡的幽靈

他正游蕩在中國的每一塊土地上。

以上的這些感想是從政治協商會議引導出來，使我想起尼甘電視辯論的事，說明中外政治本質和心理因素是相同的，雖然解決問題和政權轉移的方式不一，都是爭取民心。爭取民心時，都是無所不用其極。但人家是動嘴動舌，不動刀動槍。人家是計算人頭（選票），而不是打破人頭。人家的政權是和平轉移，我們是暴力轉移。人家政權的轉移不打、不殺、不關一個人，我們是「打」、「殺」、「關」一齊來，永無休止。人家有「制度」可循，運行無阻，我們是因人而異，朝令夕改，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不知何日才可建立制度，萬眾是從，奠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啊！

尼克森一九六〇年上了民主黨的當，參加辯論而失去政權後，閉門思過，養精蓄銳，於一九六八年捲土重來時，便得到了教訓，不再參加辯論了。國民黨數十年來與中共和談也上了大當，現在死也不再和談，不是沒有理由的。局外人很不諒解這一點，實因「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中共是不會容納異己的。中共和所有的專制獨裁政權一樣，都是不可能在和平、合法、平等、自由的基礎上與人競選的。因為，他們「唯我獨尊」成性，只承認自己代表了一切真理，你只能在他們放出的圈圈內討生活。尼克森失去政權後，隨時還可以無懼無恐地計劃捲土重來，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政權後，非以武力攻打不能重返大陸。大陸人民也非採革命流血的手段不能獲得自由參政的機會，這是多麼悲哀！中國人常以文明古國自詡，輕視他國野蠻如何的，真是有誰能相信啊！文明的人和國家會不講道理，不擇手段，甚至以「關」、

「打」、「殺」來保護權位嗎？這樣能萬世其昌嗎？能長久嗎？古語有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可爲專制獨裁者戒！

「唯吾獨尊」無民主，「公平法治」有和平

人人好權勢，權勢腐人心；國泰民安事，非法難有成。

政治協商會議，從契約論來看，原本是使國家走向民主法治的必經途徑，西方國家多是循此途徑奠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也就是爲何友邦美國熱心斡旋國共衝突，促進和談，以助我完成統一的原因；因爲他們受希臘理性主義文化傳統和歐陸功利主義的影響，凡事從功利得失上尋求理性的抉擇，利害有衝突時，則循協商妥協途徑解決。又由於他們受基督教「信」、「愛」、「望」一類的教義薰陶，上流社會裏的人都是重視「信守」諾言，鄙視欺詐，所以有「誠實是最好的政策」這類格言流行。而且着重人與人間的互相尊重、關切、敬愛。聖經上甚至要你愛敵人，接受委屈，不但社會上這種情形很普遍，美國對待戰敗後的敵國，是多麼優待寬容。至國內政治上，對政敵也是敬愛備至，很少有因利害衝突而要致人於死，或消滅敵方的（地下社會的流氓除外）。這樣，才會產生「希望」。個人有希望，大家都有希望。所以利害衝突的各方一旦經由協商途徑獲得協議，大體都能信守實行，相安無事。不像我國政治文化的著重一個「

「一」字，「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個「一」字，後人有解釋爲「行政上的統一」的。然而，在實行上，却都是循「歸於一宗」的路線。幾千年來的中國政治，甚至文化觀念都是如此。所謂「一人定國」、「一言興邦」，任何人當權，都是極力欲把他所「宗」的扶正爲「一」，強迫全民「認同」。如漢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演變成後代流行的「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的保守態度。清朝大興文字獄，就是不能容忍不「一」。中共更是欲造成又紅又專的劃一社會，絲毫不能容納異己；實在是開倒車，自找麻煩，因爲那是永遠不可能達到目的，也是沒有必要的。要把一個十億人口的國家歸於「一宗」，談何容易？當今之世，你能把一個家庭成員的思想、興趣、作風、態度、事業路線歸於「一宗」嗎？何況國家？那只會落得徒勞無功，自貽伊戚，且將禍國殃民，永無休止。倒不如循多數表決贊同的民主路線，讓羣花競妍，百鳥爭鳴，造成一個生氣勃勃、五色繽紛、多彩多姿的社會，大家在一種「共利」的軌範下和平共享，各顯神通，各盡其責，互助合作，共存共榮來得好。

我國着重「歸於一宗」的傳統，養成了大家「唯吾獨尊」的毛病。這毛病最顯着的問題發生在對他人人格和意見的不尊重和不容忍。你的意見或政策真是會那麼放之四海而皆準嗎？爲何不依民主法治的程序，找出「共識」(Consensus)，作爲治國治鄉的南針或原則。至於技術上、政略上、或施政上，自然還是可以有很大的伸縮性任由民選的各級執政當局去運用的。你運用得比他人好，你便是賢能，便可成爲英雄國士，受人膜拜，久於其位。但在法制下也不能讓你幹一輩子，如美國總統經第廿二條修正案限定不能

超過十年。你的領導運用失敗了，則憑何理由要戀棧而不讓賢？誰是賢能，誰是庸弱，一任選民在合理的制度下表示意見，定期改選。因為你辦的事是直接關係他們的禍福，你所花的錢又是直接來自他們的稅捐，他們已不是幾千年前目不識丁的文盲奴隸，都有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愚民政策在以後的世紀裏已不可能收效了，非洲的土人都不吃那一套了，文明古國的中國執政當局如果連這點都不能警覺，我真不知他們如何有資格談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更談不到擔當大任了。什麼現代化，什麼五年計劃、十年計劃，都是建築在沙堆上的堡壘，都是海市蜃樓，何必浪費心情，自誤誤國呢，中共的頭子們應特別猛省才是！

所以我要特別強調，「唯吾獨尊」的心態是推行民主政治的大障礙。大家必須互勸共勉，從根把這個毛病修理一番，徹底把「定於一」的思想拋棄，國家才有長治久安，人民才有安居樂業的希望。這是一個非常易懂的心理學問題。

因為人人生來都有自私自利的性向，都希望有「財」、有「權」、有「勢」，以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一旦真正有了「財」、「勢」、「權」位，又都希望能更擴大保持繼續「佔有」，達到「唯吾獨尊」、「一人定國」、「君臨世界」的境界。人人「唯吾獨尊」，必然會發生意見和利害衝突，包括個人與個人，黨派與黨派，團體與團體，地方與地方，甚至人民與政府，地方與中央的衝突。在遠古時代，文化淺薄，制度不完備，衝突和紛爭，多循武力砍殺，或「強凌弱」、「衆暴寡」的方式解決，所謂弱肉強食，成了天演公例。近代人口增加，文化進步，衝突的層面內涵擴大加深，如仍任人性自然發展，巧取豪奪，橫

行霸道，唯吾獨尊，則衝突永無合理解決的一天，而打殺也便永無休止。打殺的結果，又有誰獲得利益呢？不是兩敗俱傷，便是紛爭繼起，新的衝突又導致新的打殺。不但唯吾獨尊是假象，一人定國更是夢想，毛澤東便是好例。

所以要終止這種野蠻的禽獸社會悲劇，只有循理性的途徑，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大道。首要之圖，便是從自己開始消除「唯吾獨尊」的心態，尊重和容忍異己，謀求合理的妥協，建立自由競爭的法制政制和經濟社會制度，各顯神通，嘉惠平民。

傳統文化裏的一些「美德」，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拚個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要不全有，否則全無」，甚至「面子問題」、「錯也錯到底」這一類原始人的思想和觀念，都實在可收藏起來了。強凌弱、衆暴寡的局面也不容再出現於真正文明社會。美國戰後的民權運動，及六〇年代民權法案的終於通過，便是一個好例。如火如荼，怒潮澎湃的北京之春、中國之春運動，也足以撼山動海，驚天地泣鬼神了。難道北京的統治者們無動於衷麼？

異己常在，無須打倒；意見不同，仍可合作。

當我在上文中反覆地強調「唯吾獨尊」的心態和作風是民主之敵，呼籲每一個人都要變化氣質，建立民主心態和作風的時候。馬上想到許多讀者必會誤解我那是專門針對執政者，當權派，或社會上有錢有勢

或統治階級的人說的。

因爲那些人的「唯吾獨尊」作風和心態，容易見諸事實，造成不能容納異己，消除對手，甚至強凌弱，衆暴寡的社會，紛爭打鬥，永無休止。但事實上，在野者、無權派，或社會上無錢無勢的人也有嚴重的「唯吾獨專」的心態和作風，其危害民主自由的推行，效果與當權派等等的唯吾獨尊與不能容納異己是同樣可怕的。

在我們的國度裏，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當一羣人在抗議或反對執政者的政策或人物時，不論其採取何種方式，或遊行示威，或口誅筆伐，其動機和最後目的都是要推翻那個政權，或消滅那執政者和他的黨羽，而不止是促使其改善政策。這與發生在民主國家的遊行示威，或輿論攻擊，讀者投書的心態是大爲不同的。他們真是在實踐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或參政權利。目的在與執政當局溝通意見，引起共鳴，促使修正或改善其政策，並不存心要打倒某人某黨，實行叛亂，攫取政權，或消滅異己。

筆者於一九五八年初到華府之時，曾經很爲美國執政當局抱不平，因爲每次經過白宮，幾乎天天都看到遊行示威的人羣，有時到國務院或五角大廈辦事，也看到有人手持標語反對這、反對那。我直覺的反應是：這還了得，居然在美國政治神經中樞看到這些，恐怕內戰快打起來了吧？心竊憂之。後來與美國政府中的朋友談起，他們說：「你真是少見多怪。這種事已成爲美國政治的常態。憲法允許人民表示意見，政府歡迎人民表示意見。有好的、建設性的意見，政府絕不忽視，不但考慮，而且採納。無聊的、開玩笑的

，則置之不理。破壞性的，別有用心的，違法的，則繩之以法……」甘迺迪執政後，他太太喜歡養馬騎馬。曾把幾匹心愛的馬接到白宮後院作客，居然引起一羣多事的太太小姐不滿，發動一次遊行請願，高舉標語口號，謂馬匹赤身露體地在白宮草地遊蕩，不但有傷社會風化，而且有損國家領袖尊嚴，而要求替馬穿衣，要不便應該放回馬場。甘迺迪太太居然不但沒有迫着丈夫派兵抓人，或以特務陷害報復多事者，而且真的聽從民意不再把馬牽到白宮來了。而那羣請願的人，原先只是想找年輕漂亮的總統夫人開玩笑，發現總統和夫人如此民主爲懷，從善如流，又去函報紙讚美感激，並保證下次再投他的票。至於其他有關重大的事件，結果也無不如上述官員所說的一樣。在位者既寬大爲懷，從善如流；反對者亦存心善良，無意實行叛亂。因此治者和被治者之間乃能水乳交融，和衷共濟，在憲法制度下各盡其份，國事蒸蒸日上，乾坤萬世其昌。

我國歷史上執政者或統治者不能做到如美國一樣容忍的原因，被治者心態的不正常也是要負責任的。因爲通常被治者或弱者反對治者或強者的時候，其心意初動之時便是要推翻消滅統治者或強者。這樣，統治者或強者會允許你爲所欲爲，而不運用其勢力先把你消滅嗎？這是理所當然的。再者，被治者或弱者一旦鬪爭勝利，成了治者或強者，又由於「唯吾獨尊」的心態使然，也必然是朝專制獨裁不容異己的路上走，把信不過的人斬盡殺絕。

就以中國近代政治演變來看，當中共及其同路人於二〇年代開始反對國民黨統治開始，便是以民主自

由相號召，說國民黨不民主，要打倒國民黨，國人信以為真，盲從附和，結果利用戰後的混亂局面把國民黨政權趕出大陸，照理人民應該獲得「解放」了，民主自由，應該可以實行了。三十多年來的事實如何呢？大家都是盲目共親的。

在中共「唯吾獨尊」的統治下，所謂「人民共和國」成了「人民共死國」，成了全世界最沒有民主自由的極權獨裁。近年報導共產「德政」的文獻太多了，無須也不擬在此贅述。相反的，國民黨在臺灣遵從三民主義，循序逐漸地推動民主政治，雖不能與美國程度相比，但在那種大敵當前，和反對派、叛國份子的「唯吾獨尊」心態和不合作態勢下所表現的容忍，實在已能符合我目前對執政者寬容異己的要求和條件，不擬深責。我認為全國人民如能洞察時務，和衷共濟，放棄「唯吾獨尊」的心態和作風，國家走向全面民主的希望便會更大更速。否則，民主還是會在「民主，民主，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的「唯吾獨尊」傳統下被人扼殺。

就以過去發生的「高雄事件」，以及其後的在野或黨外人士的言行看來，我便可肯定地作上述結論。因為，作爲一個政治學教授，有三十年在中外政海官場書庫打滾的經驗和認識，我堅決主張中國的民主，但中國的民主，只能在具有實行民主誠意的政黨當局領導下，在安定中循序漸進才能奏效。否則，欲速不達。中共的社會民主革命便是先例。中共在打倒所謂「四人幫」後，曾一度有限開放言論，我曾以爲，這至少是鄧小平政權有意推動民主的表示，殆民主牆激起北京之春運動，鄧小平政權的民主姿態隨即收場，

接着便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將呼籲民主的人士如魏京生、李一哲等處以十五年徒刑。到後來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黨章，強調「四大堅持」後，我感到要在中共領導下實行民主，是絕對不可能了，正是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中共當權者的「唯吾獨尊」，絲毫不能容納異己的劣根性已根深蒂固，絕對改變不了。它們連魏京生那種單槍匹馬式的秀才造反都不能容忍，還會引導民主思潮和民主人士，任其參與或影響國政嗎？

野心狂妄自誤誤國

至於臺灣在野人士與海外臺灣份子所假藉民主自由圖搞垮國民黨政權的「唯吾獨尊」心態和作風，那更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勾當。萬一因緣時會，他們有登堂入室的機會，鑒於他們野心之狂妄，知識之缺乏，經驗之毫無，其必唯吾獨尊獨裁專制，扼殺民主自由，已可從他們在國內外對待異己，動輒以暴力恐嚇威脅看得出來。

我無求於國民黨，坦白地說，也從來沒有得到過國民黨任何特殊恩惠，與國民黨的關係，只不過是在其領導統治下，曾經以身許國，投筆從戎，然後歷盡艱辛考試，獲得任用資格，充當政府低級公務人員，前後替國家報効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光，其間除換得了糊口的粗茶淡飯，和聊蔽軀體的布衣陋室外，別無所得。

但我並不抱怨，因為那不是任何一人或一黨的責任，是時代的悲局，是祖國歷史演變期間的現象。然而比較說來，我仍認為國民黨是比較具有實行民主自由誠意的一羣，只要你給它機會，不威脅到它的生存，它是有遷政於民，推動憲政法治的決心的。這可從它早年的容共，戰時的合作，尤其是近年在臺力行循序漸進的民主，及其對反對派容忍的雅量看得出來。像「中壢事件」和「高雄事件」中，許信良可以大搖大擺地出國從事叛國活動，施明德可以在監獄抗議絕食，製造事端；其妻子親屬可自由出國，與臺灣合作反對政府。而政府當局能忍辱負重，甚至較西方民主國家的尺度還要寬鬆，這已是容忍異端的良好事實。在此一基礎上，只要在野人士野心不要太大，沉得住氣，不但可獲充分參與國政的機會，而且也可當權得利，千百倍於筆者當年。

如許信良本來是國民黨提拔的青年，其他言論激烈要把船弄翻的在野人士，都是在國民黨統治下享盡便宜特權優惠的人，只是他們性情太急，野心太大，恨不能一掌遮天，一網把不聽他們擺佈的人打盡才過癮似的。

換句話說，也就是他們並不是衷心為國，或為民主自由，而只是利用民主自由作幌子，要打倒執政的國民黨，然後自己實行獨裁而已。他們除了用民主自由作幌子容易譁眾取寵不值一駁有如前述外，還喊出極為不通的口號，如「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凡讀過政治學概論的人都知道，國家「主權」是不可分割的，統治國家的政府和領導人物可以改換，但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是永恆的。如美國，儘管過去是

民主黨卡特執政，現在是共和黨雷根執政，但美國的主權還是屬於人民全體，國家領土也是屬於人民全體。十九世紀中葉的南方人要搞分離運動，引起了內戰，林肯用武力剿滅了南方的叛離分子，國家重歸統一。統一後的南方，且在北方國家主義者控制下的國會立法被剝奪自治權達數年之久，而史家一直票選林肯爲美國最偉大的總統，就是因爲他有膽識用武力保護了國家主權的完整和尊嚴。今日臺灣在野分子和海外臺灣份子的內應外合搞分離主義，必將爲全世界所有黃帝子孫所唾棄，甚至予國民黨、共產黨以武力鎮壓的藉口，對「民主」來說，那不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爲何？「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這句話，除了破壞國家主權外，也是「唯吾獨尊」到了極點的狹隘造詞。正如住在或生長在德克薩斯州的美國人喊出「德州是德州人的德州」，那大部份從他州搬遷到德州來的人都該回老家了，那德州過剩的汽油、煤氣、牛肉，和其他農產品都可以囤積居奇，乘他州缺貨時抬高物價，大發其財了。再說，到底誰算是臺灣人呢？由你們黨外人士或臺灣人士欽定遴選圈定嗎？臺灣的高山族人恐怕較你們更具資格喊出「臺灣是高山族人的臺灣」呢！臺灣在美國的朋友們不都是成了美國公民，那臺灣的領土主權還與你有什麼關連呢？如果美國印地安人喊出美國是印地安人的美國，或白種人喊出「美國是白種人的美國」，你又作何感想呢？時代恐怕不會允許他們這樣倒行逆施吧！所以，要在中國製造分裂運動，是違背歷史背景和時代潮流的，是開倒車的，是沒有學識和修養的野心家所爲，是反民主，有害無利的，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讀者若不信，請拭目以待。

唯吾獨尊種種事例

一、甚麼東西？

在青年遠征軍受預官教育的時候，一個寒冷的冬夜，部隊換防長途行軍之後，大家正高臥熟睡。約莫早晨二、三點鐘，忽然緊急集合的號角雷鳴。這本是軍訓的一部份；也就是說一有情況，部隊要有廢寢忘食的精神，隨時隨地可以緊急集合，荷槍戰鬪，消滅敵人。無如那天晚上由於長途行軍勞累過份，且又是平時，士兵們缺乏敵情觀念，睡得太酣，又由於初到一個新的防地，士兵們對環境方向都不十分熟悉，加以夜間集合不許開燈，因之有的人找不到槍枝，有的人找不到鞋靴裹腿，秩序頗為凌亂，也就表現不出迅速、確實的戰鬪精神。十分鐘後，連上的隊伍還沒有整理成形。而來營視察的團長騎着高頭大馬便已駕到，看到這種情形，心中自然掃興。隨即厲色質問倉惶不知所措的連長。連長自然因為行軍勞累，也可能事先未料到團長會來這麼一招，疲困中顯得不够幹練，對於實到、缺席、病假的人數，一時都無法清點確實，便含糊糊地不知所云。

我們在隊伍中正為他着急的時候，只聽團長嚴詞詰責：「你作連長，連連上人數多少都弄不清楚呀！你是什麼東西啊？」一連重複了好幾遍這四個字「什麼東西」，年輕氣盛的連長見他咄咄逼人，文不對題的辱罵，便也理直地說：「報告團長：我是人，什麼東西也不是！」在隊伍中睡眼惺忪的我們這時都這被

一不同尋常的對白驚醒過來，大家要笑的情緒還來不及發洩，只見團長重複地吼着「什麼東西」，並抬起他穿着笨重馬靴的脚欲朝連長踢去，幸虧站在他身邊的副團長和團附及時排解阻擋，得沒有釀成事故。否則在當時被認為是新式文明部隊禁止體罰的青年軍裏，該團長很可能會遭受美國戰時名將第八軍軍長巴頓將軍因掌摑士兵而被降調處分的命運。後來聽說該團長來營視察之前，曾小酌微醉，加上夜深人倦，大家情緒都不佳，乃招致他失態之舉。復聞次日團長曾以電話向連長表示歉意，事過而忘。但他那重複了好多次而引起不快的四個字「甚麼東西」，却在我幼小的心中留下難忘的印象。

後來入了中學、大學，以至置身社會，也時常聽到這四個字從某些人口中隨便說出。譬如三犬口角，常常彼此以「你是什麼東西」一語作結論。也有人聞過而怒，對批評者每加以「他是什麼東西」的頭銜。聽來聽去，覺得這實在是一句毫無意義的廢話，不知為何在我國口語中會如此流行。偶加分析，覺得那委實是一種「高傲自大」和「怯懦自卑」雙重心理或不正常情緒的發洩。除了滿足自己一時的「侵略性」、「幼稚狂」和極端傷害他人的尊嚴外，可說是沒有一點積極或建設的意義。

何以說是「高傲自大」呢？那便是說，指問人家「是什麼東西」的人，心理上顯然有否定他人「人格」或降低他人「人」的地位的意圖，而自以為他自己才是「人」，或「強人」，或高人一等的「人」；至於「怯懦自卑」，那是因為他自己對自己的「人格」，和自己的舉止言行是否合於「人」的標準發生了疑慮，惟恐他人視其為「衣冠禽獸」，缺乏「人」的風格，正如作賊的人喊捉賊一樣，欲先聲奪「人」，明

知他人是「人」，却以「什麼東西」一詞來否定他人「人」的地位，以為這樣他便可以把「人」的地位預先佔領，立於不敗之地了。其實這是何等幼稚自欺的心理，你能一語主觀地否定他人的地位和價值，或提高自己的身份品格嗎？不論是那種心理作祟，以「什麼東西」一詞來作為打擊或藐視他人的武器的人，自辱的成份和後果是絕對大於辱人的，而且與「民主」思想大相逕庭。混世魔王希特勒、史大林、毛澤東、四人幫，以及今日中國大陸上那一大把橫行霸道，草菅人命，戕害人權，作威作福的人，便是犯了上述「高傲自大」和「怯懦自卑」的嚴重矛盾心理病態，以致走上了自以為是、唯吾獨尊、專制獨裁的道路，把國家社會以及人與人的關係，搞得混亂不安，萬劫不復，不知將伊於胡底。

「民主」的基本精神便是尊重他人的人格、意見和地位，因而不可能對他人或自己的「人」的地位產生懷疑或否定，於是乎，也不應該有「高傲自大」或「怯懦自卑」的心理。高官巨富或販夫走卒，其社會地位或有高低，財富多少也可有別，但其「人格」尊嚴和法律地位却是無分軒輊的。即令是作奸犯科的罪犯，也都是被當作「人」來繩之於法，其基本人權和人格尊嚴依然是受到保障的。

二、有我在，中國不會亡

「有我在，中國不會亡！」、「有我在，中國必定強！」這是兩句當時在青年軍很流行的口號，它代表着大家的愛國熱忱和抱負，也顯示出大家的志氣和信心。如果全國同胞都能如此，那衆志成城，還怕國家強盛不起來嗎？但仔細推敲，却可發現我們那種自負，或唯吾獨尊的心態是不「民主」的。因為國家並

不是只屬於你青年軍的。亡不亡，強不強，並不是你一個人或一部份人的責任和事功。沒有你，國家便會亡嗎？有了你，國家便一定強起來了嗎？別人的貢獻都是多餘的嗎？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本是很好的個人志節和修養，但演變成了口號、運動或團體心態，便會導致傲慢驕橫，反而自負誤國。後來事實證明，國家並沒有因爲有青年軍便強盛起來啊！

這種驕橫或自我中心、唯吾獨尊的心態，在我國社會各階層、政府各機構、軍方各將帥，時不論古今，地無分南北都顯而易見。其表現於行爲者，便是彼此排斥，互相輕視，增加衝突，而且也爲社會廣大基層羣衆所不滿，自然更不可奢望獲得他們忠心的擁護和支持了。

「唯吾獨尊」的做人態度具有高度的排他性且引人討厭已如上述，「唯吾獨尊」處事態度的後果更爲嚴重，那便是好管他人之事，喜歡越俎代庖。換言之，便是不屬於份內的事或職責內的事，也想插一脚。不但公事如此，他人私事無關於社會道德和國家安全的事也想像，這在民主國家是最忌諱的，且有法律禁止。記得我軍駐紮貴陽南明河畔大夏大學流亡校舍時，常有美軍士兵攜帶中國妓女，所謂「吉甫女郎」，招搖而過，許多青年士兵看不順眼，常以憲警自居而出而干涉，予美軍難堪，予出洋相的吉甫女郎以申斥。當時大家都覺得幹得很好，替中國人出了氣，認爲對維持社會道德和國民人格有貢獻。現在想來，覺得那並不是青年軍的職責，是中美憲警當局的職責，我們不應該越俎代庖。我們中間少數人還有過打警察、打憲兵的紀錄，總認爲這些人都是飯桶、庸才，有負國家使命和領袖期許。惟有我們青年軍是響應最高領袖

號召，於國家最危難的時候，投筆從戎，我不出來維護「公理」、「正義」啊！更待何人？我們是領袖的子弟兵，我們要為領袖分憂，我們代表領袖，領袖代表國家，我們便是代表國家。你不聽從我，便是不尊重領袖，也就是背叛國家，那自然是該死了。青年軍有如此心態，其在領袖指揮領導下的各團體、黨派、軍隊、政府、財經、文教，……各種組合，也都有那種心態，甚至隨時都想造成那種唯吾獨尊的情勢，只有我或我所屬的單位是領袖最信任、最喜愛、最重用的，這樣我便可以為所欲為，「挾天子以令諸侯」，真的可以唯吾獨尊，目空一切，凡事捨我其誰了。事實上，一旦真是讓你唯吾獨尊，為所欲為，你便能使社會秩序，國家大事走上長治久安的道路嗎？歷史上的答案都是恰恰相反的。因為大家都這樣想，這樣作的結果，便形成了一種惡性鬭爭，互相排斥，甚至互相破壞、摧殘，馴至造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砍殺局面。中共六〇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可說便是中國這種「唯吾獨尊」式的政治文化最精采，也是最悲慘的表演。其慘痛後果，不但是使中國大陸十億同胞嚐盡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生不如死的經驗，也奠定了中共必亡的長遠根基。至於此一運動的作俑者——中華民族「唯吾獨尊」的總代表毛澤東，會落得如何歷史地位，他死前便自行描比過了——比暴君秦始皇還暴虐一百倍！其對國家民族的罪孽也就可獲冠軍了！

青年軍的唯吾獨尊，比起中共的紅衛兵來，那當然是小巫見大巫了。其分別在彼此所屬的政權本質不同，領導階層的作風也不同。青年軍的唯吾獨尊心態，是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心理影響而自我形成，而

其領導階層却曾加以遏阻、改造，禁止其惡性發展，懲處其猖獗，有意訓練他們成爲國家的軍隊，作爲捍衛自由民主的干城。筆者個人在受訓期間便會親受此類教育。儘管忠黨愛國和擁護領袖的教條同時受到重視，但因國民黨和其領袖本質上是以實行民主憲政爲職志，其在訓練幹部和軍隊時，也是以實現和捍衛民主自由爲主旨，這點是無庸置疑的。所以軍閥時代所流行的一些觀念，如「這是某人某人的兵」、「那是某某的人」這種心態或傳統便已漸漸消除。只是內憂外患，時間上來不及徹底改革完成而已。現在臺灣實行的任期制度，便已接近完成了「軍隊國家化」的目的。再沒有人會說，這是某人的部隊，部隊長只是在任期內執行領導指揮責任而已，若還要在部隊中建立私人關係，便似乎是在開倒車了。所以，儘管青年軍中許多人的心態受傳統影響不甚正常，但因上述紀律的約束，大體上還沒有闖過大禍，比老毛指揮下的「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殺人越貨、翻天覆地，只聽老毛的話的情形，實不能同日而語。即令如此，當時在國民黨統治下，朝民主、自由、平等發展的大陸社會，仍舊對他們「唯吾獨尊」以及自命爲領袖的子弟兵態度極爲不滿。勝利後青年軍復員時，京滬一帶流行着國家三害之說，這三害是：「國大代」表，「新聞記」者，「青年從」軍。他們之所以招致如此惡劣反感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便是「唯吾獨尊」，再加上中共的宣傳破壞，更是火上加油了。

三、耀武揚威，球場大亂

青年軍的分子複雜，背景不同，但人才確實不少。就以我受軍官教育時所屬的六一四團機關槍第三連

來說（我原先屬追擊炮連），連長胡其傑是清華大學畢業後再為抗日而進軍校的，連政治指導員田適也是湖南大學畢業的，人品和學問都很好，愛國報國的熱忱也很純真感人。排長們都是軍校畢業後從各作戰部隊調來的優秀幹部，學識、儀容、操守、能力都很好，而且都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打過仗的。現在想來，還不勝懷念敬佩。士兵中也多藏龍臥虎，有著作家、書畫家、藝術家、歌唱家、體育家，大部份來自大學。平時除出操打野外戰鬥演習外，便是文康活動，讀書、看報、寫日記、時事討論、打球遊戲，生活內容十分豐富。這裏僅提一件與體育有關的唯吾獨尊事件，引以為戒。在濟濟的人才中，體育方面可說是一枝獨秀，我連擁有一個實力非常強盛的排球隊，其中有一、二名在從軍前便是湖南國手候選人。恰好那時貴州省主席是喜好和提倡體育的楊森將軍。他聽說這個球隊很強，便要貴州省的代表隊與我們較量觀摩一番。記得那是一個春暖花香的豔陽天。我連士飽馬肥，士氣高昂，除事先苦練，志在必得外，還在一些見過世面的他連同志策劃下，組織了一個奇裝異服，與眾不同的啦啦隊，五光十色，甚是令人注目。啦啦隊長楊繼華同志，騎着一匹從騎兵單位借來的特大號東洋大馬，在觀衆前躍馬橫戈，不可一世。六一四團所屬其他各連隊也都有人去捧場。這不但是我軍的一件大事，也是受社會重視的一樁新聞。因為青年軍平日受紀律約束，很少在外露面，然其譏譽參半的形象，早已家喻戶曉。所以那天下午，貴州省運動場座無虛席，連進口走廊和樓梯口都爬滿了人，比當年全國聞名的「七虎」籃球隊到貴陽來比賽還要轟動。

第一局我方僥倖獲勝，大家還是充滿信心，但對貴州隊的防守與接球穩勁頗為刮目相看。因為我隊一

二排左」的王雄華同志，曾在湖南省運會中，以躍起槌球被報界描寫為無敵選手。只要頭排能把球穩當地挑彈到適合他的高處，他那短小精悍的身體一躍升空，有如騰驎虎視，一拳猛下，你只會聽到一陣風聲，還來不及看個清楚，球已落地，有時甚至會打到對方球員的鼻子上，弄得血流滿面，沛然莫之能禦。筆者個人也喜愛排球，受他的影響和指導，復員後入貴陽青年中學升學時，一直是排球校隊，也是打「二排左」的位置，學他的「躍槌」，但遠不及他的姿態美妙，動作快捷，自然也沒有他的強勁。可是，這次貴州隊的球員們，尤其三排的防守陣容堅強，却一連把王君雷霆萬鈞的槌球接起，精采處引起萬眾狂呼，連坐在貴賓席的楊主席和一些作陪的貴賓也頻頻鼓掌，狀至愉快。所以，我隊在第二局開始，便穩打穩紮，步步為營，不敢輕敵。啦啦隊的熱忱和自信，似乎仍舊是高昂的，呼唱出的一些口號和歌詞，都是「唯吾獨尊」和「輕敵傲慢」到了極點。我還記得曾跟隨着大家狂呼大叫過：「青年軍！青年軍！革命的眞金！」、「我們是銅牆鐵壁，不怕風霜不怕敵！」、「上山的流水，嘩啦啦啦啦！下山的流水，滴瀝瀝瀝瀝！青年軍的球隊永無敵！」、「貴州苗子，休想得勝利！」……這些歌詞口號，都是事先經過負責宣傳的同志擬定，油印發給大家，並要大家四週成羣散坐，都聽騎着大馬，手執擴音喇叭的啦啦隊長指揮，呼聲此起彼落，節拍鏗鏘，恐怕大後方的貴陽，還沒有見過這種熱鬧場面呢！

第二局的比賽進行得十分緊張精彩，兩隊都有超水準的演出。結果，本局貴州隊險勝三球：二十一比十八，因此第三局成爲勝負的關鍵。貴州隊方面，很可能沒有必勝之志，也沒有啦啦隊叫囂。然而我方却

會商頻頻，有不能忍受失敗的表現。第三局也是在彼此平手的拉鋸戰中進行。不料到貴州隊的三排左救起王雄華如迅雷過網的槌球，其「頭排中」順手一抹，觀眾還來不及看清，球居然垂直地降落在我方網下，成爲十九比十八。當裁判員吹哨報分後，我方在網邊坐着的啦啦隊員提出異議，說是球並沒有過網，而是從對邊網上滑下落地的。觀眾中也有人表示附議，你一嘴，他一舌，裁判員還來不及辯解，便聽到有人叫「打」。一時喧嚷之聲大起，而我方士兵竟有人跳出來給裁判一拳，秩序大亂，球賽無法繼續。這時楊主席和貴賓們在衛士扶擁下疾步離場。想不到剛走到出口，竟有一人從他身後送上一拳，打在他的右肩上。我距離楊主席不遠，但沒有看清揮拳人的面孔，只聽到帶着短槍的衛士問楊氏：「要不要開槍鎮壓？」楊氏厲聲喝止：「千萬不可！」一場興奮熱烈的球賽，爲了一球得失，如此不愉快地終場，實在遺憾，但能不能否認地，咎在我方。我方若不如此熱中於得失，略具運動員風度；若非「唯吾獨尊」，「老子非贏不可！」，不但不會懷疑和打擊裁判，更不會拳擊楊氏，甚至還有高呼「打倒軍閥」的人。這時事件已非球賽得失，而變成對楊氏的侮辱了。

第二天，貴陽各報同聲譴責，報導此事。有一個報紙甚至用「青年軍禍國殃民」爲題，發表社論，痛斥吾人「唯吾獨尊」，目空一切的非是。這自然是報界積怨的一次總發洩，球賽不過是導火線而已。也可想像我們當時驕橫所引起輿論的不滿程度，是值得反省的。這次風波，總算由副師長自動出面道歉了結。然內部方面，還有待調查整肅。

那善後處理也是一件令人難忘的事。師長劉安祺將軍並沒有因外界風波的平息而忘了這樁事。記得那是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早餐前，劉師長召集全團訓話，他以那緩慢而沉重的山東國語，先從陽明哲學開始，談到曾胡治兵語錄，然後歸結到這次不幸事件發生，引咎自責，認爲他平日與士兵接觸太少，督促不嚴，以致造成紀律鬆弛，有如馬戲班式的部隊，有負領袖期許。但也責備各級隊職官的不負責任，缺乏警覺。尤其對當日帶兵前往球場觀戰的連排長不能約束部下，而造成有損青年軍榮譽的事件，特別不滿。當天在場的連、排長有十餘名之多，都奉命站立出來了。然拳擊楊主席的打手，迄未自首站出，使師長至感尷尬。蓋他費了一個小時談各種哲學道理，就是希望感動大家明恥負責，好漢做事好漢當，使他可以向社會有個交代。今關鍵所在的打手居然找不出來，那還了得。於是他極爲震怒，喝令把當日在場的連、排長先行關押，然後繼續講他的治兵做人道理，目的仍在感動那打楊主席的人，出面自首，並允從輕發落。但是，好久仍不見反應，本來大家饑腸輓轉，這時也被那緊張氣氛懾住，忘記還沒有吃早餐了。就在大家沉默得喘不過氣來時，站在右前方頭排的一個中年同志舉手大叫：「報告師長，是我打的！」他跑步出隊，師長興奮得喜形於色，把他叫到臺上，面對羣衆，並頻頻稱讚道：「這才是好漢，我喜歡這種兵……」他當場交代團長先把他關起來，然後交軍法審判。一場尷尬，以喜劇終場，總算可以使師長下臺了。次日各報報導：「肇事官兵，受劉師長感召自首，已予關押，待軍法審判」。

事實上，那個自首的兵後來說，他並沒有打楊主席，只是有感於事關師長尊嚴和部隊紀律，乃自我犧

牲，出面圓場而已。這也是軍中特有的趣聞。那些連、排長好像只禁閉了一天了事，那個爲大眾犧牲小我的同志，大概被關了半年，出獄時，青年軍已奉令快要復員了。

四、周排長自討沒趣

在軍中的頭幾個月，所見到的基層幹部除大部份的士官班長來自行伍，年齡有的已過三十歲外，其餘似乎都是中央軍校畢業後，在前方打過仗的優秀、純潔的幹部，多是二十幾歲的小伙子，擬於下一章憶介若干。這裡所談的周排長不屬於那一型，他是後來的一個行伍出身的中年人，可說是一個久歷戎行，轉戰南北，飽經世故，看透人生的江湖型人物。他見識廣而學識淺，友愛而欠自信。因之，他喜歡與士兵爲友，不時自詡其過去戰功以及出生入死的經驗，希望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擁護。當同志們對他的命令反應不夠熱烈，對他的權威不夠尊重時，他會以帶領老式部隊不講理的高壓甚至橫蠻方式對待我們，那也就是「唯吾獨尊」的方式。他不佩服軍校畢業的同事，更不把政治指導員看在眼裡，認爲他們只會賣「狗皮膏藥」，也就是只會吹牛，不務實際的意思。他的作風和風趣，對我們中間少數來自社會的老油條型同志們來說，是很對胃口的，但對大多數來自學校的純潔青年如我者，除了有時也好奇地聽他胡謔外，生活上很難與他打成一片，因之，也很難建立真實的友誼，而且對他故弄權威高壓性的作風，特別不滿。

記得是一九四六年的元旦，那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元旦，我們已在接受預備軍官教育，換句話說，我們已從過去二等兵的身份升格到預備軍官身份了。而且大家都在等待訓練儘快結束，退伍復員，好迎接

勝利帶來的光明遠景，各奔前程。心態上已遠非初入營時兢兢業業，一心一意以打倒日本，或馬革裹屍爲葬的情形可比。加以元旦本是例假，卽令在軍中，也是可以睡個早覺，免除晨操的。

那天剛好輪到周排長值勤，他照例於六點鐘起床後，到士兵寢室大吹哨子，催促大家起床跑步。同志們提醒他今天是元旦例假，他不但聽，反而破口大罵，說：「你們算得是什麼愛國青年，抗日戰中，你們沒有打過一仗，現在內亂方殷，你們還沒有退伍復員，就開始腐化了。快起來！快起來！我們要照常活動，以表現出革命精神，不負從軍初衷……」你能說他的話沒有道理嗎？於是大家懶洋洋地起床，慢條斯理地去操場集合，只見他的穿着比平日更整齊，中尉領章在朝陽下閃出金光，肩上掛着值星官的紅色彩帶，以前所未見的抖擻精神，頂天立地站在零亂的隊伍前面，大聲吆喝。起碼花了半個小時才把隊伍勉強整理成形。他以顯然憤怒的湖北聲調，高呼整隊跑步的口令：「立……正」、「向你看……齊」、「向前……看」、「向右……轉」、「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左右左，左右左！」，同志們因不滿他的矯揉做作，和矯枉過正，便表示出不悅的神態，對他口令的反應也不落實，於是步伐零亂，隊不成形。這更使他激怒，於是大叫「立定！」警告大家一番，謂如不照常聽命好好地跑，將受到處罰跑個不休。同志們更爲不悅，當他要恢復跑步，口令「跑步……走！」叫出後，大家居然不約而同地按兵不動。這可使他尷尬了，只見他呼吸都急迫起來，但也無可奈何。在相持不下的時候，素爲周排長所佩服，軍校畢業的年輕連長從營房步出，他已知道這一幕劇的前因後果，也瞭解周排長的心態和作風，於是，自

已把周排長肩上的值星彩帶接過來掛上，請周排長站到隊伍前頭，很溫和地訓示大家重視軍紀，「軍人衣服從爲天職」，說再恢復跑步十分鐘，即回營早餐。同志們爲了連長的尊嚴和面子，便心平氣和地聽從了連長的命令，步伐整齊地跑完十分鐘了事。

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頭，認爲是一個大教訓。即凡事應循合理途徑處理，高壓蠻橫，雖在軍中亦不免發生問題，人非機器或草木，周排長的自討沒趣，顯然是「唯吾獨尊」、「濫用權威」的結果。因爲「唯吾獨尊」與「濫用權威」二者是分不開的。

以上只是提出幾件印象較深，因當事者「唯吾獨尊」或自我中心過甚而造成的尷尬事件，以資警惕。事實上，這種事幾乎天天發生，只是人們習以爲常，犯了錯誤而不自知而已。實則，那是「民主」精神的強敵，此敵不除，人與人間的互相尊重都是客套、虛假，經不起考驗，則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社會風尚，也難以建立養成。